

欢乐磨坊的舞女

著者/西默农 译者/何 翠



梅格雷探案

I 564.4

3

欢乐磨坊的舞女

著者/西默农 译者/何 翠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AT THE GAI-MOULIN

根据美国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年版译出

欢乐磨坊的舞女

〔比利时〕西默农 著

何翠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02,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800册

ISBN7-5327-1164-1/I·660

定价：2.85元

(沪)新登字111号

目 次

- 一 外国人……………(1)
- 二 小额现金帐……………(18)
- 三 阔肩膀的男人……………(36)
- 四 跟一伙抽烟斗的人一起度过一宿(56)
- 五 早晨……………(75)
- 六 新的嫌疑犯……………(98)
- 七 德尔维涅不高兴……………(116)
- 八 朋友对质……………(134)
- 九 自杀……………(155)
- 十 黑暗中的扭打……………(173)
- 十一 18号房间……………(190)

一 外 国 人

“他”是谁？”

“我不知道，”阿代勒喷出一口烟卷的烟后，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这儿看到过他。”

她懒洋洋地把架着的两条腿放下，轻轻地摸摸头发，确定头发没有乱；房间周围嵌着一面面镜子，她对着一面镜子检查了她的化妆。

她坐在一张深红长毛绒椅子上，两旁各坐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三杯红葡萄酒。

“你们不会反对吧，对不？”

她一边站起身子，一边向她的同伴露出友好而信任的微笑。她微微摆动屁股，向那个刚来的人走过去。

老板向乐队点点头；四个队员唱起他们正在演奏的曲子的歌词来。舞池里只有一对男女在跳舞，这两个人跳舞，是因为他们都是被雇来跳

舞的。

夜夜都是这样。这地方看起来几乎没有人。对来到这儿的几个人来说，这个房间太大了，而房间周围的那些镜子反映出无穷无尽的深红长毛绒椅子和灰白大理石桌子的幻影，使房间看起来更大了。

两个年轻人，更确切地说，两个孩子，互相挪近了一些，填补了阿代勒留下的缺口。

“她真迷人，”让·夏博叹了一口气，他是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他摆出一副沉着的姿态，半闭着眼睛，看着房间周围。

“有股骚劲儿！”他的朋友德尔福斯说，双手交叉着握住他的手杖的球形金把手。

夏博十六、七岁；德尔福斯呢，顶多十八岁，他是个瘦长而不健康的孩子，相貌猥琐。尽管两人都很年轻，可谁要是隐隐约约地示意他们还不擅于应付世故人情——特别是在歪门邪道方面，他们就会发火。

“喂！维克托！”

夏博在跟那个走过的侍者说话的时候，语气亲切。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可是他要了香槟酒。”

维克托眨眨眼，接着说：

“阿代勒会照料他的。”

他托着盘子走开去。乐队停下来，接着又演奏一支探戈。老板亲自为那个刚来的客人开香槟酒，在瓶颈上围了一条餐巾。

“你想他们会推迟关门的时间吗？”夏博低声问。

“在两点和两点半之间……跟往常一样。”

“咱们再来一杯怎么样？”

他们神经紧张，尤其是那个年纪更轻的，他用不自在的眼光盯着一张张脸看。

“你想那儿有多少？”

可是德尔福斯耸耸肩膀，不耐烦地厉声说：

“闭嘴！”

阿代勒和她的顾客几乎面对面坐着。他是个约摸四十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皮肤颜色暗淡、灰黄。他是个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或是这一类人。他穿一件粉红丝衬衫，领带上有一颗金刚钻在闪闪发光。

阿代勒有说有笑，还靠在那个人的肩膀上，他却不怎么注意她。她问他要一支烟卷，他掏出一个金烟卷盒，把烟卷盒递给她的时候，眼光笔直看着他的前面。

德尔福斯和夏博默不作声了。他们尽力显出轻蔑的神情望着那个外国人，可是实际上他们在

热切地赞赏他。没有一点儿细节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仔细地打量他的领带和衣服的裁剪式样，还在他举起香槟酒杯的时候，注视他的每一个动作。

夏博身上的衣服是现成货，他的皮鞋底不止换过一回。他的朋友身上那套衣服，虽然料子比较好，却很不合身。要不，也许是他的身材有毛病。他的肩膀太窄了。

“又来了一个。”

挡住整个入口处的长毛绒帷幕被人拉开了。那个露面的人站住脚，一边把他的圆顶硬礼帽递给那个小听差的，一边向房间周围看了一下。他是个高个儿，动作迟钝，身材巨大。他脸色平静，不睬那个要把他领到一张桌子旁去的侍者。踱进房间，他在他来到的第一张桌子旁坐下。

“有啤酒吗？”

“只有英国啤酒。淡色啤酒……黑啤酒……”

那人耸了耸肩膀，好像这对他都是一个样似的。

气氛并不比别的夜晚热烈。一个外省的城市里的一家没有生气的开到深夜的酒店。你可以管它叫夜总会，可是它算不上夜总会。只有一对男女在跳舞；没有一个人在听的爵士音乐提供着一种背景音乐；一个衣服穿得过分讲究的顾客在酒

吧柜旁跟老板玩扑克色子^①。接下来就是阿代勒和那个她在照料的男人，他仍然一点也不注意她。

有一回，三个稍微带点酒意的男人从折叠的帷幕中露面。老板赶紧向他们跑过去，乐队也拚命演奏。可是白费劲儿。他们急忙退出去，而且一边出去，一边发出轻蔑的笑声。

时间慢慢地过去，夏博和德尔福斯越来越神情阴郁。疲劳在他们的脸上刻下皱纹，使他们的眼睛凹下去，剥夺了他们的皮肤的光泽，给他们抹上一层难看的铅灰色。

“你真的认为……？”夏博开始说，可是声音是那么轻，另一个人可以说是猜到，而不是听到这句话的。

没有回答。德尔福斯只是用手指头敲打着大理石的桌面。

阿代勒靠在那个外国人身上，时不时地向那两个孩子眨眨眼，不过始终没有卸掉她那张开玩笑的柔情蜜意的假面具。

“维克托！”

“这么早就走了？”

德尔福斯回答的时候，声气相当紧张和含糊糊。

① 这种赌博一般用五颗色子玩。

“咱们明天结帐。我们出来没有带钱。”

“行，先生们！……明儿见，先生们！你们这边走吗？”

两个孩子并没有喝醉，可是他们走出去的时候，装出一副昏昏沉沉、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

有两扇门通往欢乐磨坊这家有歌舞表演的酒馆。正式给客人进出的那扇大门是开在金壶路上的。不过，按照规定，深夜两点以后，这地方是应该关门的，任何还逗留在那儿的客人都从后门放出去。那扇门在厕所后面，通往一条狭窄而灯光暗淡的小胡同。

夏博和德尔福斯走进厕所，他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都不看对方。

“我吓坏了……”夏博结结巴巴地说。

他对着那面椭圆形的镜子看他自己。仍然有隐隐约约的爵士音乐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来。

“快！”德尔福斯一边说，一边打开一扇门，显出一段黑沉沉的砖砌的台阶，门后冒出一股潮湿的寒气。台阶通往地窖，那儿散发出冲鼻的啤酒和葡萄酒的气味。

“也许有人要来！”

他们随手关上门，一丁点儿灯光都没有了。在漆黑一片中，夏博差点儿没绊倒。他双手摸着墙，墙上尽是白斑。有人碰碰他，他向后缩，不过那无

非是他的朋友，德尔福斯压低了声音吼叫：

“别动。”

现在，音乐声几乎已经听不到了。只有轻微的节奏的跳动，时不时地被大鼓的咚咚声所加强。然而，这足以引起他们对刚才离开的那个情景的回忆。深红长毛绒椅子、那对始终不停地跳舞的男女。

真冷。夏博能够感到潮气穿透他的身子。他不得不硬憋着才不打喷嚏。他的颈窝是冷的。他能够听到德尔福斯的呼吸声音。每呼吸一次就有一股烟卷味向他飘来。

有人到厕所里来了。他们可以听到哗哗的自来水声。硬币咣的一声给扔进一个盘子，那是小费。

德尔福斯的怀表从他的背心兜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你想咱们能打开它吗？”夏博问。

德尔福斯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让他闭嘴。他的手指头冰凉。

上面，毫无疑问，那个老板在不耐烦地开始看钟了。要是碰巧夜晚买卖兴旺的话，他完全乐于冒警察突然搜查的危险，在规定时间已过以后继续营业。不过，这会儿，这地方几乎是空的，他尊重规定。

“两点了，先生们！……时间到了！……”

站在台阶上的两个孩子听不到他的话，可是他们可以猜到每一分钟发生的一切事情。顾客们付帐，接下来维克托走到酒吧间去跟老板结帐，老板待在那个放钱的抽屉旁。在这段时间里，乐师们在拾掇他们的乐器，给那面大鼓罩上绿罩子。另一个侍者约瑟夫在擦桌子，把椅子横放在桌子上。

“时间到了，先生们！来吧，阿代勒，赶快！”

老板是意大利人，他的个子矮而结实，他曾经在戛纳①、尼斯②、比亚里茨③和巴黎的酒吧间和旅馆里干过。

脚步声走过厕所。有人在锁后门。他在锁眼里转动钥匙，可是没有把钥匙拔掉。插销插上了。

他会把地窖门也锁上吗？要不，可能会打开门，向台阶瞟上一眼吗？脚步声停顿了一下。也许那个人在照镜子，要看清楚他的头发是整齐的。他咳嗽。接下来，门嘎吱一声，他走回房间去了。

① 戛纳 (Cannes)，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滨海省地中海畔著名冬季旅游城市。

② 尼斯(Nice)，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滨海省地中海畔著名疗养和旅游城市。

③ 比亚里茨(Biarritz)，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著名夏季和冬季旅游胜地，在加斯科涅湾，可洗矿泉浴和海水浴。

五分钟后，这地方就没有客人了。那个意大利人会拉下前面的遮门。干罢这件事情，他就等最后一个职工离开。然后，他会锁上门，也走掉。

他从来不把钱一古脑儿带走。要是有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的话，他会塞进衣兜，可是其余的钱会留在酒吧柜下的那个抽屉里，抽屉锁并不怎么结实，顶不住一把锋利的刀子。

灯已经一盏接一盏地在关掉了……

“来吧！”德尔福斯说。

“还不行……再等一会儿。”

这所房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了，可是他们仍然低声说话。他们互相看不到人影儿，却照样知道他们都神情紧张、脸色苍白。

“也许有人留着没走……”

“我翻我爹的保险箱的那会儿，并没有害怕，对不对？”

德尔福斯用粗暴的、几乎是带威胁性的声音说。

“也许放钱的抽屉里什么也没有。”

夏博觉得头晕，好像他喝醉了似的。他一想到离开地窖，就受不了。他快要瘫倒在台阶上哭了。德尔福斯又在说话了：

“来吧！”

“等一下！他可能回来拿东西。”

他们等了五分钟，接着又等了五分钟。夏博找出每个借口来拖延。他的一根鞋带松开了，他一定要把它系好，免得绊倒，闹出响声来。他在黑暗中摸弄鞋带，尽可能拖时间。

“我原以为你的胆子要大些。来吧！走啊！”

因为德尔福斯的意思是要夏博先走。他用颤抖的双手把夏博推在前面。地窖门开了。厕所里一个自来水龙头在滴水，滴进洗脸盆。一股肥皂和消毒剂的味儿。

夏博知道得很清楚，通往那个房间的门会嘎吱嘎吱地响。他打起精神来忍受那种可怕的声音，然而尽管这样，他没法抑制脊背上一阵冷颤。

巨大的空虚。那个房间在黑暗中看来好像跟教堂一样大。暖气片仍然在散发出一股股暖流。

“给我点个火！”夏博低声说。

德尔福斯擦了一根火柴。他们站停了一会儿，平平气，认认方位。突然那根火柴掉到地上。德尔福斯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他向厕所门冲过去，在黑暗中摸不到那扇门，原路退回来，猛地撞在夏博身上。

“快！咱们快逃！”他吼叫，嗓子都嘶哑了。

夏博也看到了一样东西，不过没有看清楚……酒吧柜附近，有一样东西，好像是人体，直

挺挺地倒在地板上……有一颗长着黑头发的脑袋……

他们还站了一会儿，设法镇定下来。那盒火柴也掉在地上了，不用说，他们看不到它了。

“你的火柴呢？”德尔福斯问。

“我没带。”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撞到了一张桌子。另一个人问：

“你在哪儿？”

“这边走！我找到那扇门了。”

那个自来水龙头还在滴水。真是叫人安心的声音。他们快要安全了。

“咱们开电灯吧？”

“你疯了吗？”

手摸索着。那扇门没有锁上。手又在摸了，这一回是摸插销。

“插销挺紧。”

外面胡同里有脚步声。他们屏住气等待。传来一句不完整的话：

“按照我的看法，只要英国不……”

讲话声渐渐听不见了。也许是两个警察在谈政治。

“你干吗不开门？”

可是德尔福斯开不了。他靠在门上，双手紧

紧地按在气喘吁吁的胸脯上。

“他……他的嘴……张开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转过身去，把门打开。他们终于到了外面。他们心急火燎地撒腿就跑。也没有想到关上身后的那扇门。

胡同的尽头是达弗鲁瓦桥路，街上灯光明亮，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倒还有行人。他们尽可能走得慢，也不互相看一下。夏博觉得肚子里完全空了。他看来好像在垂头丧气地穿过一个棉絮的世界似的。听到的种种声音似乎都是从无限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你想他死了吗？……那个土耳其人，对不对？……”

“可不是。没错，是他……他的嘴张开着……还有一只眼睛……”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只眼闭着，可是另一只睁着……我口渴了。”

达弗鲁瓦桥路上的咖啡馆全都关门了。只有一家小酒吧间还开着，你可以在那儿买到啤酒、贻贝、腌鲱鱼和炸土豆片。

“咱们去试试。”

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厨子通旺炉子。一个在角

落里吃东西的女人用迷人的微笑招呼那两个孩子。

“两杯啤酒…… 还来点炸土豆片…… 还有——等一下——好吧，也来点贻贝。”

吃罢这些，他们又要了同样的酒和菜。他们的肚子饿了。肚子饿得像填不饱似的。他们各人喝了四杯啤酒。

两人都热切地盯着盘子看，避免跟另一个人的眼光接触。外面，在黑暗中，偶尔有一个行人在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

“请结帐！”

可怕的、叫人焦急时刻。他们忘了钱的事情。他们带的钱够吗？他们在欢乐磨坊说把钱忘在家里了，倒是个好办法。他们在这儿可不行。

“七加两个一百加三加…… 十八又是七十五。”

只剩下一个法郎付小费。

一条条街。关着门的店面。一溜溜街灯。远处，巡警转悠的声音。两个孩子穿过默兹河^①。

德尔福斯什么也不说，而是沉着脸盯着前面看。事实上，他在想别的事情，想得出了神，简直

① 默兹河(Meuse)，这条河从法国东北部上马恩省开始，流经比利时、荷兰，进入北海。